

美《纽约时报》刊登赖斯顿的报道

《墨西哥元首见到爆发新战争的威胁》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一月八日刊登赖斯顿从华盛顿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墨西哥元首见到爆发一场新战争的威胁》，摘要如下：

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说，美国和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政策正在分裂世界，把世界引向战争。他在同《纽约时报》记者的谈话中说，避免战争的办法是“在一个有利于较落后国家的新的经济总秩序下调整利益”。

在记者要他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期的开端谈谈他对世界的看法时，他说，他对墨西哥的前途相当自信，虽然国际形势复杂。

他在他的官邸松林别墅说，“世界在为战争作准备，美国和苏联一样，存在利益冲突，都想统治世界。核武器是战争的准备。从客观上说，我不相信，谁会认为原子平衡将无限期

保障和平。只有新的普遍良知能做到那一点。”

他又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许多国家引起吸引力和幻想，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处于分裂状态。他解释说，美国的消费社会的某些方面和苏联的生产资料的某些方面对不同的国家产生了吸引力，这导致“利益的两极分化，导致混乱不安的局势”。

埃切维里亚总统说，“在西欧国家、日本和其它地方存在一种破产或危机的情绪，这种情绪将产生社会的紧张，并引起大国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干涉。”

埃切维里亚提议说，“避免战争的办法是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该宪章规定建立一个以合作而不是以剥削为基础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甚至于大跨国公司也应该懂得这一点。”

他说，墨西哥提议这个宪章，联合国的一

百二十个成员国同意这个宪章，但是，美国和另外一些国家投票反对这个宪章。他说，由于食品缺乏和其它许多原料不足，只有通过世界规划和同工业国家的科学研究和先进技术进行合作，才能建立一个没有战争的公正秩序。

埃切维里亚总统说，不大可能建立一个秩序，除非在西半球开始建立这个秩序。

他说，“我认为，在美洲大陆存在条件，例如，允许拥有高度生产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的跨国公司，按照公平互利的条件，在发展我们这些国家方面进行合作。”他说，这需要“改变一下思想”。

墨西哥的人口在一九四五年为一千九百万多一些，现在为五千八百万，按照目前的增长率，到本世纪末，将超过一亿二千万。

他说，“墨西哥已找到一个非强迫性的、

尊重父母自由决定的计划生育办法，确实没有什么人反对，我们主张做父母的要负责。”

他接着说，“要加快进展，我们需要更好的国际条件，更好的世界市场条件和新的国际合作形式，就象其它国家一样，我们也需要进行国内变革，而不死抄那些已表明无法解决人类问题的死板学说。”

总统说，墨西哥最近发现的石油是“重要的，但不是想入非非的”。他说，“对我们来说，这些新发现的石油是突出的，因为在几个月以前，我们还进口石油，现在我们出口石油了。”

他说，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但是他又说，如果在华盛顿，“对未来有更大的远见和鼓励一项经济发展的政策”，美国对整个拉美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一些。

【中东社贝鲁特一月九日电】

埃及外长法赫米发表声明说，这个地区的形势在最近数月内将是易于爆炸的，它仍然是极为紧张的。

他说，所有人的任务，正如萨达特总统所确定的，是认真地努力卸下炸药的雷管，使它不能爆炸。这就需要共同努力来防止爆发一场可能其影响不仅仅限于中东地区的武装冲突。

法赫米在对黎巴嫩《事件》周刊的谈话中说，只有美国能够向以色列施加压力，“但是直到现在，并没有能迫使以色列执行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各项国际协议，从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撤出，实现这个地区的公正持久和平”。

埃及外长把所谓埃及接受部分解决的说法说成是一些不了解埃及的立场和斗争的人所说的话。“因为持久和平只有在撤出所有被占领土，保证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之后才能实现”。

外长阐明说，按照君士坦丁堡公约，苏伊士运河的安全是由埃及负责的。只有当埃及确信运河的航行是对国际船只和世界贸易有保证的时候运河才能开放。

关于他要求限制向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移居犹太人的问题，法赫米说，“我们反对通过可憎恶的、利用众所周知的手段向一些团体施加压力的办法进行的强制性的集体移民。”他说，任何外来移居的扩大，都将威胁阿拉伯国家的安全与和平。因此要求停止向以色列移民并不象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所鼓吹的是什么新鲜或奇怪的事。

关于基辛格最近的声明，法赫米说，使用武力或以使用武力相威胁只能导致消极的结果。

他说中东形势在最近数月内将是易于爆炸的

埃及外长法赫米同黎《事件》周刊谈话

【本刊讯】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一月九日刊登佐尔扎写的一篇专稿，题为《勃列日涅夫的作用现在成问题；关于患病的传闻增强了猜测》，全文如下：

由于传闻勃列日涅夫患病和猜测他可能下台，情报专家们关于这位党书记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稳不稳的时断时续的辩论，突然又活跃起来了。勃列日涅夫只要作几次公开露面，给人以健康有力的印象，也许，可以在一次假日打猎时摆好姿势照几张相，那么，这场辩论也就会再次消散了。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一个实在的问题，它是消散不了的。

某些分析家对于最近说勃列日涅夫政治虚弱的消息是不以为然的，但却接受关于勃列日涅夫患病的传闻，因为这些传闻的根据太有力了，是不能不予理睬的。他对埃及的访问被取消，只是这方面的许多事例中的最新一个。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会晤的时候，他虽然显得颇有活力，可是一些常出席最高级会议的美国人指出，他在两次会议中间是需要休息的，特别是当事情进行得棘手的时候。

躲开了来访者 当他不久前访问法国的時候，由于疲劳，他不得不取消了某些活动。有越来越多的去莫斯科

佐尔扎专稿 《勃列日涅夫的作用现在成问题 关于患病的传闻增强了猜测》

科访问的人在最后一刻被告知，他们终于不能见到勃列日涅夫，因为他身体不适——这包括从美国的参议员蒙代尔到伊拉克和斯里兰卡的官方代表团。去年在一年一度的十一月检阅的时候，由于天气变坏，传统的群众游行被取消了，据某些报道，这是为了让勃列日涅夫不致在寒冷的露天呆上几个小时。

不久前，当克里姆林宫否认它曾在犹太人移居问题上向基辛格国务卿作过任何保证时，美国的一般分析意见都是认为，那种作法是要在美国国会通过贸易法案的时候发表声明，以便使苏联反对杰克逊修正案的态度被华盛顿正式记录在案。然而，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把那件事看作是一种迹象，表明勃列日涅夫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作了过多的让步而在莫斯科遭到强硬路线派的压力。

被看作是一个辩解措施 克里姆林宫通过公布一封早已交给基辛格国务卿的信件而表示的否认，现

在不仅被看作是针对华盛顿的，而且被看作是勃列日涅夫为自己辩解的一个措施，用以向苏联国内批评他的人表明，他并没有放弃太多的东西。

在勃列日涅夫向开罗发了一封急信，使得埃及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匆忙赶到莫斯科以后，才宣布了取消对埃及的访问。勃列日涅夫的信的意思显然是说，当初同意他访问开罗的条件已突然发生了变化。

苏联报刊原先曾对这次访问大吹大擂，说明当初的条件确实是商定了的，而这次访问甚至在事前就被渲染为一次成功。关于苏联恢复对埃及的武器供应，从种种迹象来看，也是预先商定了的，可是，后来却变成了有条件的，要埃及接受大量的苏联军事顾问。勃列日涅夫知道埃及总统萨达特是不会接受这个条件的，而要坚持这个条件，就会使他的访问有失败的危险。

可是，被萨达特总统驱逐过的苏联军人，要求洗刷这笔耻辱。此

外，正象一般军人那样，他们是一些谨慎的人，对于交给埃及的武器，他们要求能够控制其使用权。他们要求，一旦苏联军人卷入战事——就象他们由于有部队驻在叙利亚而可能卷入中东战事一样——他们能够自己作出决定，而不是受制于萨达特总统。

当克里姆林宫最初讨论勃列日涅夫访问开罗的安排的时候，上述的那些反对意见就必定向勃列日涅夫提过，显然，勃列日涅夫压倒了这些意见，否则就不会宣布他对开罗的访问。可是，由于他的健康的恶化，由于他的政治地位的削弱，向他挑战的人得以再次提出开罗之行的问题，并且在萨达特总统拒绝满足他们的条件时就取消这一访问。

双方都要设法保全面子，因为这是符合它们的利益的。无论从开罗还是从莫斯科来看，最好都不让这场争吵公开出来。苏联似乎会给埃及一些武器，不过在数量上或类型上不会满足埃及的要求。至于克里姆林宫里面的争吵，取消开罗之行，以及勃列日涅夫在犹太人移居问题上的“辩解性”的否认，都只不过是一场已经持续了几年的重大政策问题上的斗争之中的最新动作而已。新的因素是勃列日涅夫的健康，而这一点现在可能影响到这场斗争的结局。

施特劳斯文 《时代在变——赋予我们的使命!》

说只有强力的和平才能给西德安全

【本刊讯】西德《巴伐利亚信使报》一月四日刊登施特劳斯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时代在变——赋予我们的使命!》，摘要如下：

现已十分清楚，尤其是由于中国的强盛，世界政治开始变成多极。事情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以至两极的行动准则不费周折地就由多极的行动准则所代替。

困难和机会——如果人们及时地理会的话——倒恰恰在于关系的多层性。在这种多极的和相互渗透的体制中，大国的行动能力和较小国家的发展能力，是以首先是核超级大国的节制为基础的，核超级大国由于它们消极的摧毁力量而可以相互抵制。这种

节制不是个别国务活动家的“美德”，也不是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或苏联和平意图的证明。

这种节制是一种严酷的生存必要性；如果明天这种生存的前提消失了，那么“节制”也就不复存在。因此，认为一方面通过让步和被动，另一方面通过双边的交易和数十亿的贷款可以“确保和平”的那些人是错误的。这样做首先不会使和平更可靠，而只会更昂贵。

对我们来说，有两种原则上不同的和平：一种是“无力的和平”，一种是“强力和平”；无力的和平就是：我们跟不上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我们不再扮演积极的角色，人们（苏联人

也好，美国人也好）不必再考虑到我们；另一方面，这就是说我们不再是有价值的征服对象。我看，这就是我们的缓和政治家们和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们所追求的那种和平。这同我们的左翼激进分子的所谓文明连在一起，也许甚至会产生一种“威慑作用”的某种东西。以堕落进行的威慑！

这真是一种后果令人可怕的幻想；哪里谈得上什么安全！只有强力和平才能给我们安全——“强力”就是前面所说的发展的力量，就是学习向世界提供新的思想和产品的决心和能力。我们只有在技术知识、发明精神、劳动纪律、经济交流方面可以提供某些东西，我们才能够可以“填补”超级大国的功能等级制度，我们才能够在这个等级制度中占有一个较高的地位。只有那样，我们才既是美国的，也是苏联的行动伙伴和谈判伙伴。也只有那样，我们才能维持和促进节

制的气候。

【本刊讯】西德杂志《神灵》在今年第一期刊登该刊同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的谈话，摘要如下：

问：您批评了德国的重工业。基督教社会联盟是否感到自己比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更大程度上是普通人的代表？

答：基督教社会联盟一直被其政治对手称为一个宣人、大地主和资本家的政党。这一切是一种丑化。我自己出身于一种我愿意称之为小小中间阶层的环境。我父亲是个没有帮工的手工业师傅。我整个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一个工人区渡过的。

问：施特劳斯同一位危险的政治家之形象联系在一起了。您是一位危险的人物吗？

答：我还从未遇见过一个人能对我说，我为什么应该是一位危险人物。对政治敌人来说我当然是危险的，因为人们认为我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或者还有一定的政治能量。

例如赫尔穆特·施密特在莫斯科时，勃列日涅夫指责我是复仇主义者，施密特为我辩解说，我是最危险的内政对手。这是一种正当的说法。

【美联社华盛顿一月五日电】

福特总统今天任命副总统洛克菲勒领导一个八人总统委员会，调查关于中央情报局非法地对美国公民进行间谍活动的指责。

洛克菲勒通过发言人说，洛克菲勒是昨天晚上在白宫同福特会晤时接受这项任命的。这位发言人说，国务卿基辛格参加了会晤。

白宫发言人说，福特力求任命同中央情报局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为委员会成员，以避免在调查中有任何利益冲突。

【法新社华盛顿一月五日电】

白宫发言人内森说总统认为，洛克菲勒多年来是国务卿基辛格的亲密朋友这一事实不可能引起什么利害冲突。基辛格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同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接触。

【美联社华盛顿一月五日电】

据说，所谓的间谍活动包括一万名美国人的档案。据说这是现任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在他在一九七三年当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短暂期间发现的。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一月五日电】中央情报局今天面临着来自三方面的调查。

密执安州民主党人卢·尼齐说，他的国会委员会将对所谓最秘密的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内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进行非法的监视活动的指责进行它自己的调查。司法部正在调查中央情报局的活动，看看该局是否破坏了法律。

【本刊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月三日刊登一则消息如下：

尽管官方加以否认，华盛顿到处都在打听基辛格是否可能卷入了最近这次引起轰动的中央情报局事件。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首脑，这位国务卿是监督中央情报局隐蔽活动的秘密的“四十号委员会”的主席。

美报说华盛顿到处都打听基辛格是否卷入了这次事件

福特要洛克菲勒等调查中央情报局在国内的活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 美苏将就美苏贸易法案中举行会谈

美《华盛顿邮报》文章《莫斯科准备废除七二年贸易协定》

【美新处华盛顿一月六日电】国务院（安德森）一月六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苏联：预料美国和苏联高级官员将就福特总统一月三日签署的美国贸易法案中已用于苏联的“限制性法律”问题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举行会谈。

安德森在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承认了这一点。记者们提出的问题是，华盛顿是否看到任何迹象表明，莫斯科可能因为在贸易法案中提出的移民条件和国会进出口银行在向苏联提供信贷方面规定的三亿美元的限制而“不履行”一九七二年的美苏贸易协定。

安德森说，国务卿基辛格十二月十八日同苏联大使多勃雷宁讨论了贸易法案。

安德森说：“我们从公开言论中知道（苏联人）对已通过的某项限制性法案提出一些问题……我们显然将同苏联当局讨论这一问题。”

记者问，苏美缓和是否已处于险境，安德森回答说：“我认为苏美缓和并没有完结。”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一月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传说莫斯科准备废除一九七二年贸易协定》，摘要如下：

据传说，苏联已通知美国，如果试图在昨天由福特总统签署的贸易法案中硬要塞进移民方面的条件的話，苏联将废除一九七二年美苏贸易协定。这项协定是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一项基本的一揽子协定，它为两国之间的贸易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它授权美国向苏联提供信贷和苏联偿还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借债的债务。这项协定在美苏缓和中是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

一位苏联的权威人士昨天说，十二月十八日已通知美国，如果把放宽苏联犹太移民的条件（称为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塞进法律，并付诸实施的话，克里姆林宫将认为一九七二年的协定无效，并将把这项协定的每一部分提出来在逐条的基础上重新进行研究。

塔斯社报道《纳·勃列日涅夫的葬礼》

《〈世界报〉吹肥皂泡》

【塔斯社莫斯科一月八日电】题：纳塔利亚·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今天在莫斯科举行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母亲的葬礼。勃列日涅夫及其夫人和他们的亲属都在停放着遗体的科学工作者之家。

【路透社莫斯科一月八日电】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母亲纳·杰尼索芙娜今天在戒备森严的仪式中被安葬了。她的遗体被送到公墓时，送葬的行列中有好几个政府领导人所乘的小轿车。勃列日涅夫的小轿车走在排汽车的最前面，但是霜冻的玻璃窗使观察者看不见谁坐在汽车里面。

【本刊讯】英《金融时报》一月九日刊登一篇报道说：

苏联领导人的私生活通常是不让公众看见的，但勃列日涅夫母亲的去世在报纸和电视上得到了报道。党和政府

官员在安葬前向遗体告别了，政治局的唁电是极表同情的。人们认为，这样不平常的宣扬，除了表示对勃列日涅夫尊敬外，也是为了辟谣。

【塔斯社莫斯科一月八日电】题：《世界报》吹肥皂泡

塔斯社政治评论员尤·科尔尼洛夫写道：

《世界报》最近为一个“克里姆林宫通”提供了版面，而且不止

一次。这家报纸对读者说什么呢？说什么苏联似乎要“更迭领导”，出现某种“政治不稳定”诸如此类的呓语。

当然，可以无视这些，因为正如谚语所说，谎言腿短，这种谎言也走不远。如果不得不说一下的话，那只是因为，法国有些报刊在其反苏宣传中有时采取类似的手法。

顺便说一下，据我

所知，在《世界报》上活动的“克里姆林宫通”中有一个微不足道的诽谤分子。他曾被我国驱逐出境，因为那时就已清楚，他的目的就是散布苏法之间敌意。

党和苏联人民是团结一致的，我们苏联人完全支持和信任自己的领导、党及其中央委员会。《世界报》吹的肥皂泡还没有露出水面就破了。

《世界报》为我们所谈论的这种谎言提供了版面。现在的问题是：这家报纸是否向读者介绍我们这一反驳？

【本刊法《世界报》文章《塔斯社激烈攻击〈世界报〉》意的，尽管他不大象是

同一天，这家苏联通讯社提到几星期来在莫斯科形成的不正常现象所引起的传说。塔斯社以署名科尔尼洛夫的评论激烈地攻击“克里姆林宫通”，特别攻击《世界报》。以下是这篇评论的全文，题为《〈世界报〉吹肥皂泡》（略——本刊注）。

（我们发表科尔尼洛夫的评论完全是很乐

“一个否认”。无论是科尔尼洛夫还是塔斯社，至今都不认为说明莫斯科反常情况是合适的，首先是不认为说明勃列日涅夫推迟他的近东之行的原因是合适的。尚待他们说清楚，他们认为《世界报》所发表的“虚假”的东西为什么是虚假的，《世界报》的哪位记者或编辑是被苏联驱逐出来的？）

美《前卫》周刊文章

《马列主义日益上升，拉美新共产党取得发展》

【本刊讯】美国《前卫》周刊一月八日一期刊载杰里·哈里斯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列主义趋向日益上升，拉美新的共产党取得发展》，摘要如下：

在拉丁美洲，由于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在政治上不断堕落和游击中心组织屡次失败，已产生了新的马列主义组织。

其中有些已成立大约十年或十年以上了，例如一九六二年成立的巴西革命共产党、一九六三年成立的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一九六五年成立的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一九六五年成立的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在秘鲁，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分裂，其中一派成立了秘鲁共产党（马列）。

另一些是最近成立的，例如一九六七年成立的阿根廷革命共产党、一九七二年成立的乌拉圭革命共产党和一九七二年成立的智利革命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巴拉圭共产党的领导权在一九七三年被马列主义者取得。在洪都拉斯，也发展着一个马列主义党。

这些党发展不一样。其中有些经历了困难，脱离了学生团体的阶段，另一些，如阿根廷革命共产党，取得了本国产业工人阶级的主要阶层的领导。

它们所在的各国具体环境也导致不同。例如，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和巴西革命共产党都把主要重点放在农村开展人民战争，而在乌拉圭和阿根廷，斗争集中于城市工业地区。

但是，它们都共同反对修正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游击中心战略，都抱有这样的看法：美国和苏联都是要反对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

哥伦比亚共产党和巴西革命共产党采取了以农民为基础的人民战争道路。哥伦比亚党是在修正主义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成立的，当时在佩德罗·巴斯克斯领导下的马列主义力量同老党的残余决裂，宣布成立建立在新基础上的党。

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在一九六五年的分歧之后两年，建立了人民解放军，作为它的武装部门。人民解放军马上在西努、圣豪尔赫和考卡地区开辟了战线，并宣布成立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民主力量的“爱国地区委员会”——临时革命

政府的萌芽。这个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和共产党（马列）以及其它力量联合组成爱国解放阵线。

去年的哥伦比亚选举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列主义行动路线和游击中心和修正主义的行动路线之间的不同。这次选举同过去十六年的选举不同，这次选举允许修正主义共产党和其它一些反对派力量合法参加。在举行选举时，修正主义共产党完全投入竞选，竟号召工人和农民从事选举。

共产党（马列）及其人民解放军号召抵制选举，积极地“宣传”在选举中既反对寡头又反对修正主义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同马列主义者一道采取这个立场。

民族解放军尽管保持一家报纸《起义报》和在理论上承认人民参加他们所谓的“革命战争”的重要意义，但是拒绝成立任何政党。因此，在哥伦比亚的城市和许多村庄到处可以见到贴的和涂写的共产党（马列）和人民解放军的标语，而很少见到民族解放军的任何标记。

共产党（马列）、人民解放军和民族解放军不得不进行地下工作。共产党（马列）和人民解放军由于有党的机构，能够在自发夺地运动中、未经工会允许的罢工中和大学校园内施展它们的影响。民族解放军在这些阶层中也有同情者。但只有共产党（马列）和人民解放军能够对群众斗争进行政治领导和协调武装和非武装政治阵线。

巴西革命共产党是在修正主义共产党早在一九六二年在发生内部纠纷后成立的。老党的三名全国领导成员帮助建立新党，该党由于一九六四年的军事政变而同其它左派一道不得不转入地下。

修正主义党在政变后使自己变成一个软弱的集团，争取一些民主权利，而在党的高级全国领导人之一马里格拉领导下的另一派在一九六七年分裂出来，致力于把游击中心的理论运用于城市的条件。在马里格拉和另一个杰出领导人拉马尔卡被诱杀后，这条行动路线失去了其引诱力。

而革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农民和无地劳工中进行了七年政治工作，然后开始游击战。在亚

马孙地区进行了两年的武装抵抗后，革命共产党在一九七二年建立了阿拉瓜亚游击队，使斗争有一个较永久性的结构和指挥部。阿拉瓜亚

游击队迄今不仅顶住了两年的军事镇压而生存了下来，而且在农村的夺地斗争、成立农民组织和其它群众运动方面发挥着他们的影响。

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是一九六五年从修正主义党中分裂出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把力量集中在农民群众中，领导夺地和组织农会。但是他们的活动的原动力来自矿工工会，共产党（马列）的矿工领导人费德里科·埃斯科瓦尔被暗杀，严重损害了这个年青的党。这个党必须在矿工和其它产业工人中发展更大的力量，然后成为革命领导力量。

乌拉圭革命共产党是一个很年青的组织，在一九七三年六月五十万乌拉圭工人的总罢工中取得了初次群众经验，他们亲眼看到了图帕马罗斯把罢工引向起义的游击中心战略的失败，也看到了修正主义策划的协商解决办法的失败。在政府对各种让步“作出保证”之后，修正主义共产党号召工人复工，只是在三个月后“保证”都一扫而光，所有左派政党被打入地下。革命共产党决定把这个经验教训付诸于革命实施。

智利革命共产党，在政变之前不到一年得到了发展。这个组织虽然发展着一个马列主义的理论，但是实际上由于宗派主义的错误而仍然规模很小。它在智利仍然存在，去年发表了一个对政变前情况的分析。它称人民联盟政府的领导是被“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控制的，他们的妥协和动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解除了人民的武装。这个文件说：“不击败修正主义，就不可能对帝国主义开展认真有效的斗争。”革命共产党号召建立一个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支人民军队和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一战线。

在斯特罗斯纳独裁统治下的巴拉圭，成立新党采取不同的方式。这里，不是分裂，而是修正主义党内的马列主义力量在一九七三年夺取了领导权，把修正主义者开除出党。该党在工会的基层部门、某些青年组织和边远地区的农民和农业工人中有些力量。它正在重新和巩固自己力量。

法新社报道 拉美国家一九七四年大事记

【法新社巴黎十二月二十七日电】阿根廷胡安·庇隆总统在从避难地回国一年后逝世，是拉美充满暴力的一九七四年的最突出事件。

庇隆从阿根廷政治舞台上消失，他的夫人伊萨贝尔·庇隆就任总统，这标志着政府和包括庇隆主义的蒙托内罗斯在内的极左派游击队间的战争可能开始了。

今年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委内瑞拉在七月石油涨价以后，成了世界水平的石油生产国和经济大国。

为讨论取消对古巴的制裁而在基多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外长协商会议以失败而告终，这次会议表明美洲国家组织已彻底没落。一些国家在会议结束后宣布打算不承认美洲国家组织的决议，并同古巴恢复外交和贸易关系。

秘鲁——十二月在其首都利马举行了阿亚库乔国家元首会议。

决心继续推行充当大陆领袖政策的墨西哥取得了这一成就：联合国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

除在阿根廷外，城市或农村的游击队还在哥伦比亚特别是墨西哥继续活动着。

下面是一年的大事记：

阿根廷 一月二十日，人民革命军有七十人袭击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的第十装甲团的阿苏尔兵营。司令卡米洛·阿图罗·加伊和妻子被打死，罗伯托·伊瓦萨瓦尔上校被俘。

同日，政府举行紧急会议，庇隆将军发表讲话，这是对极端组织的宣战声明。

七月一日，胡安·庇隆将军逝世，他的妻子、副总统接替他担任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九月六日，极端组

织蒙托内罗斯（庇隆主义左派）宣布转入地下，并宣布“将领导抵抗政府的人民斗争”。

十一月六日，政府下令在全国实行戒严状态，以“对付暴力浪潮”。

玻利维亚 一月二十八日，在抗议价格上涨之后，科恰班巴和基利亚科略的农民起义达到颠覆的程度。政府下令在全国实行戒严。

一月二十九日，陆军干预农民。造反者俘虏一名军官作为人质。在一次解救他的行动中，十三名农民死亡。

六月五日，青年军官企图发动推翻乌戈·班塞尔总统的政府的政变。

巴西 一月十五日，执政党全国革新联盟候选人埃内斯托·盖泽尔将军和阿达尔维托·多斯桑托斯将军被选

举人团选为正副总统。八月十五日，巴西同人民中国恢复外交关系。

智利 三月八日，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建议成立有玻利维亚、智利及乌拉圭参加的拉美反共轴心。

六月二十五日，皮诺切特将军被任命为国家最高元首。

十月七日，今年头九个月的通货膨胀率为百分之二百四十二点六。从九月起，通货膨胀率估计为百分之六十一一点四。

哥伦比亚 四月二日，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被自由党选为共和国总统。

六月十日，一支一百五十人的游击队占领阿尔赫西拉达几小时，释放犯人，夺取了武器和车辆。

九月十七日，政府

下令处于经济紧急状态，以对付国家经历的困难局势。

十月二十九日，颁布法令废除石油开采的租让权。

古巴 七月二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如果美国取消对古巴的经济封锁，那么他马上就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

九月二十七日，两名美国参议员到达哈瓦那。

十月二十八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猛烈攻击美国，谴责美国参与推翻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

厄瓜多尔 十一月八——十二日，美洲国家组织外长基多协商会议召开，讨论取消一九六四年对古巴的制裁问题。这一建议由于未获得二十一个与会国的三分之二赞成票而失败。

墨西哥 二月五日，陆军在坦克的支持

下，阻止普埃布拉市人为解放一些政治犯而搞的向该市监狱的进军。

七月十一日，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开始访问一系列拉美国家：厄瓜多尔、秘鲁、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牙买加。

十一月二十六日，墨西哥政府同智利断绝外交关系。

巴拿马 二月七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同巴拿马当局签署一项关于未来巴拿马运河及运河区的条约谈判的八点原则声明。

六月三日，巴拿马驻哥斯达黎加大使在圣约瑟说，发现了联合果品公司企图暗杀托里霍斯将军的阴谋。

秘鲁 十二月七——九日，在纪念阿亚库乔战役一百五十周年的时候，八个博利瓦尔和圣马丁国家的总统或他们的代表在利马举行会议。签署了《阿亚库乔宣言》。

美《前卫》周刊文章

《马列主义日益上升，拉美新共产党取得发展》

【本刊讯】美国《前卫》周刊一月八日一期刊载杰里·哈里斯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马列主义趋向日益上升，拉美新的共产党取得发展》，摘要如下：

在拉丁美洲，由于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在政治上不断堕落和游击中心组织屡次失败，已产生了新的马列主义组织。

其中有些已成立大约十年或十年以上了，例如一九六二年成立的巴西革命共产党、一九六三年成立的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一九六五年成立的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一九六五年成立的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在秘鲁，修正主义的共产党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期间发生了一系列分裂，其中一派成立了秘鲁共产党（马列）。

另一些是最近成立的，例如一九六七年成立的阿根廷革命共产党、一九七二年成立的乌拉圭革命共产党和一九七二年成立的智利革命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巴拉圭共产党的领导权在一九七三年被马列主义者取得。在洪都拉斯，也发展着一个马列主义党。

这些党发展不一样。其中有些经历了困难，脱离了学生团体的阶段，另一些，如阿根廷革命共产党，取得了本国产业工人阶级的主要阶层的领导。

它们所在的各国具体环境也导致不同。例如，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和巴西革命共产党都把主要重点放在农村开展人民战争，而在乌拉圭和阿根廷，斗争集中于城市工业地区。

但是，它们都共同反对修正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游击中心战略，都抱有这样的看法：美国和苏联都是要反对的帝国主义超级大国。

哥伦比亚共产党和巴西革命共产党采取了以农民为基础的人民战争道路。哥伦比亚党是在修正主义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成立的，当时在佩德罗·巴斯克斯领导下的马列主义力量同老党的残余决裂，宣布成立建立在新基础上的党。

哥伦比亚共产党（马列）在一九六五年的分歧之后两年，建立了人民解放军，作为它的武装部门。人民解放军马上在西努、圣豪尔赫和考卡地区开辟了战线，并宣布成立马列主义和民族主义民主力量的“爱国地区委员会”——临时革命

政府的萌芽。这个委员会、人民解放军和共产党（马列）以及其它力量联合组成爱国解放阵线。

去年的哥伦比亚选举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列主义行动路线和游击中心和修正主义的行动路线之间的不同。这次选举同过去十六年的选举不同，这次选举允许修正主义共产党和其它一些反对派力量合法参加。在举行选举时，修正主义共产党完全投入竞选，竟号召工人和农民从事选举。

共产党（马列）及其人民解放军号召抵制选举，积极地“宣传”在选举中既反对寡头又反对修正主义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同马列主义者一道采取这个立场。

民族解放军尽管保持一家报纸《起义报》和在理论上承认人民参加他们所谓的“革命战争”的重要意义，但是拒绝成立任何政党。因此，在哥伦比亚的城市和许多村庄到处可以见到贴的和涂写的共产党（马列）和人民解放军的标语，而很少见到民族解放军的任何标记。

共产党（马列）、人民解放军和民族解放军不得不进行地下工作。共产党（马列）和人民解放军由于有党的机构，能够在自发夺地运动中、未经工会允许的罢工中和大学校园内施展它们的影响。民族解放军在这些阶层中也有同情者。但只有共产党（马列）和人民解放军能够对群众斗争进行政治领导和协调武装和非武装政治阵线。

巴西革命共产党是在修正主义共产党早在一九六二年在发生内部纠纷后成立的。老党的三名全国领导成员帮助建立新党，该党由于一九六四年的军事政变而同其它左派一道不得不转入地下。

修正主义党在政变后使自己变成一个软弱的集团，争取一些民主权利，而在党的高级全国领导人之一马里格拉领导下的另一派在一九六七年分裂出来，致力于把游击中心的理论运用于城市的条件。在马里格拉和另一个杰出领导人拉马尔卡被诱杀后，这条行动路线失去了其引诱力。

而革命共产党在农村地区的农民和无地劳工中进行了七年政治工作，然后开始游击战。在亚

马孙地区进行了两年的武装抵抗后，革命共产党在一九七二年建立了阿拉瓜亚游击队，使斗争有一个较永久性的结构和指挥部。阿拉瓜亚

游击队迄今不仅顶住了两年的军事镇压而生存了下来，而且在农村的夺地斗争、成立农民组织和其它群众运动方面发挥着他们的影响。

玻利维亚共产党（马列）是一九六五年从修正主义党中分裂出来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把力量集中在农民群众中，领导夺地和组织农会。但是他们的活动的原动力来自矿工工会，共产党（马列）的矿工领导人费德里科·埃斯科瓦尔被暗杀，严重损害了这个年青的党。这个党必须在矿工和其它产业工人中发展更大的力量，然后成为革命领导力量。

乌拉圭革命共产党是一个很年青的组织，在一九七三年六月五十万乌拉圭工人的总罢工中取得了初次群众经验，他们亲眼看到了图帕马罗斯把罢工引向起义的游击中心战略的失败，也看到了修正主义策划的协商解决办法的失败。在政府对各种让步“作出保证”之后，修正主义共产党号召工人复工，只是在三个月后“保证”都一扫而光，所有左派政党被打入地下。革命共产党决定把这个经验教训付诸于革命实施。

智利革命共产党，在政变之前不到一年得到了发展。这个组织虽然发展着一个马列主义的理论，但是实际上由于宗派主义的错误而仍然规模很小。它在智利仍然存在，去年发表了一个对政变前情况的分析。它称人民联盟政府的领导是被“改良主义资产阶级”控制的，他们的妥协和动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解除了人民的武装。这个文件说：“不击败修正主义，就不可能对帝国主义开展认真有效的斗争。”革命共产党号召建立一个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一支人民军队和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一战线。

在斯特罗斯纳独裁统治下的巴拉圭，成立新党采取不同的方式。这里，不是分裂，而是修正主义党内的马列主义力量在一九七三年夺取了领导权，把修正主义者开除出党。该党在工会的基层部门、某些青年组织和边远地区的农民和农业工人中有些力量。它正在重新和巩固自己力量。

★ ★

【法新社巴黎十二月二十七日电】阿根廷胡安·庇隆总统在从避难地回国一年后逝世，是拉美充满暴力的一九七四年的最突出事件。

庇隆从阿根廷政治舞台上消失，他的夫人伊萨贝尔·庇隆就任总统，这标志着政府和包括庇隆主义的蒙托内罗斯在内的极左派游击队间的战争可能开始了。

今年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委内瑞拉在七月石油涨价以后，成了世界水平的石油生产国和经济大国。

为讨论取消对古巴的制裁而在基多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外长协商会议以失败而告终，这次会议表明美洲国家组织已彻底没落。一些国家在会议结束后宣布打算不承认美洲国家组织的决议，并同古巴恢复外交和贸易关系。

秘鲁——十二月在其首都利马举行了阿亚库乔国家元首会议。

决心继续推行充当大陆领袖政策的墨西哥取得了这一成就：联合国通过了各国经济权利与义务宪章。

除在阿根廷外，城市或农村的游击队还在哥伦比亚特别是墨西哥继续活动着。

下面是一年的大事记：

阿根廷 一月二十日，人民革命军有七十人袭击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南部的第十装甲团的阿苏尔兵营。司令卡米洛·阿图罗·加伊和妻子被打死，罗伯托·伊瓦萨瓦尔上校被俘。

同日，政府举行紧急会议，庇隆将军发表讲话，这是对极端组织的宣战声明。

七月一日，胡安·庇隆将军逝世，他的妻子、副总统接替他担任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九月六日，极端组

法新社报道 拉美国家一九七四年大事记

织蒙托内罗斯（庇隆主义左派）宣布转入地下，并宣布“将领导抵抗政府的人民斗争”。

十一月六日，政府下令在全国实行戒严状态，以“对付暴力浪潮”。

玻利维亚 一月二十八日，在抗议价格上涨之后，科恰班巴和基利亚科略的农民起义达到颠覆的程度。政府下令在全国实行戒严。

一月二十九日，陆军干预农民。造反者俘虏一名军官作为人质。在一次解救他的行动中，十三名农民死亡。

六月五日，青年军官企图发动推翻乌戈·班塞尔总统的政府的政变。

巴西 一月十五日，执政党全国革新联盟候选人埃内斯托·盖泽尔将军和阿达尔维托·多斯桑托斯将军被选

举人团选为正副总统。八月十五日，巴西同人民中国恢复外交关系。

智利 三月八日，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建议成立有玻利维亚、智利及乌拉圭参加的拉美反共轴心。

六月二十五日，皮诺切特将军被任命为国家最高元首。

十月七日，今年头九个月的通货膨胀率为百分之二百四十二点六。从九月起，通货膨胀率估计为百分之六十一一点四。

哥伦比亚 四月二日，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被自由党选为共和国总统。

六月十日，一支一百五十人的游击队占领阿尔赫西拉达几小时，释放犯人，夺取了武器和车辆。

九月十七日，政府

下令处于经济紧急状态，以对付国家经历的困难局势。

十月二十九日，颁布法令废除石油开采的租让权。

古巴 七月二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宣布，如果美国取消对古巴的经济封锁，那么他马上就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会谈。

九月二十七日，两名美国参议员到达哈瓦那。

十月二十八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猛烈攻击美国，谴责美国参与推翻智利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

厄瓜多尔 十一月八——十二日，美洲国家组织外长基多协商会议召开，讨论取消一九六四年对古巴的制裁问题。这一建议由于未获得二十一个与会国的三分之二赞成票而失败。

墨西哥 二月五日，陆军在坦克的支持

下，阻止普埃布拉市人为解放一些政治犯而搞的向该市监狱的进军。

七月十一日，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里亚开始访问一系列拉美国家：厄瓜多尔、秘鲁、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牙买加。

十一月二十六日，墨西哥政府同智利断绝外交关系。

巴拿马 二月七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同巴拿马当局签署一项关于未来巴拿马运河及运河区的条约谈判的八点原则声明。

六月三日，巴拿马驻哥斯达黎加大使在圣约瑟说，发现了联合果品公司企图暗杀托里霍斯将军的阴谋。

秘鲁 十二月七——九日，在纪念阿亚库乔战役一百五十周年的时候，八个博利瓦尔和圣马丁国家的总统或他们的代表在利马举行会议。签署了《阿亚库乔宣言》。